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東山趙先生汸

字子常徽州休寧人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事竣不願仕還未幾卒年五十二

先生資稟卓絕好觀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受學於九江黃楚望先生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復以書謁虞公集於臨川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

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眞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眞有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此汸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先生具對尤爲精切詳備虞公評其後曰子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蓋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傅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異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

以爲託

嘗云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合爲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爲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

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爲有在乎是也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爲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奥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

嘗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負可任將兵者使豪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劫奪之弊反復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

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糜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

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爲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義纂輯羣言卽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于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巳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爲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

得程朱復作而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

先生以爲周易春秋二經皆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于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彖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覈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意分爲八類辯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詞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

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又註葬書問答一卷

先生之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勉夫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効豈偶然哉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

徵士梁公寅

字孟敬江西新喻人洪武初徵修述禮樂書成將授官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學者稱爲梁五經

家貧力學遍通六經累舉鄉不第辟爲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隱居教授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公就徵已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爲三局公在禮局審討精詳諸儒推重之書成賜金帛授官以老病辭許之結屋石門山四方稱梁五經或問之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已九重存心四海擴

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人以爲愈于華封三祝

新昌有人士負氣自豪筮仕得岩邑比行謁公請教公曰淸愼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復何言其人曰請天德王道之要徽笑徐答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人曰孟欲議論平平再越三年其人以不檢罷官歸語人曰我不敢復見石門先生洪武二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易象義詩書演義周禮考証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行於世

環谷汪先生克寛

字德一又字仲裕徽州祁門人洪武二年朝廷命行人以禮徵至京刪修元史授以官力辭不受給驛而歸

父東山處士六歲教之孝經語孟隨口成誦遂于理學寖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爲學之要專勤異於儕輩或達旦不寐母夫人見公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致疾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公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爲主不宜過勞公曰某自樂此不爲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

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公年十有四
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塲題目公一見揮筆
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
元延祐戊午郡守聘主道一書院往浮梁拜吳可堂先
生仲迂于州學以文印正吳先生曰讀書明理祈體
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聞之惕然遂篤志聖
賢之學旣歸扁其齋曰思復銘於壁以自勵焉
泰定甲寅謁嚴陵吳先生朝陽與論所學吳喜曰子可
謂眞知作春秋心法矣是秋舉浙江鄉試次年對策
見黜南歸益刻勵爲學遂厭科舉取春秋博考諸說

同異得失以胡文定爲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行于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尤多至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淵故爲文渾融典雅而獎掖學者多所成就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鄭師山先生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尚書汪巢深先生謝事家居尤重之四方從游甚衆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于文章特其餘事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心諸學者即其所居稱環谷先生

至元戊寅父歿哀毁踰禮至正壬辰蘄黄兵至避兵滚山所居焚掠殆盡處之晏如事平返故廬洪武二年聘至京同潛溪諸公删修元史九月事畢特旨俱留祿仕老疾力辭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釆段二表裏給驛而還抵家壬子年卒年六十九

教授胡公翰

字仲申一字仲子金華人洪武初以薦召修元史授衢州教授十四年卒年七十五

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凡兒異一日於道中得遺金守不去坐俟遺者至而還之長游蘭溪從吳貞文公學博覽經史又登許文懿公之門學益淵邃時黃文獻公溍以文章名天下天下師尊之見公文大驚稱賛之不容口而公嗇然不爲之屈也遊京師羣公交辟之或勸之仕不應還過廣川弔董子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巳天下亂避地南華山中著書

洪武初大臣交以才行薦召見時方籍金華民爲兵公從容進曰金華民多業儒不習兵籍爲兵徒糜廩粟耳上立爲罷之已上憫公老儒不欲煩以事授衢州學教授會修元史召入局纂修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道童丞相等傳書成賜金綺而遣之

公高明卓絕慕程邵二先生之爲人所養甚淡出言餘奥不煩而動中繩墨極乎愽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井收皇初正紀諸篇皆單精名理窮極造化而爲天下之大

綱正法也吳祭酒沈以爲如五㽚𥣬天苬寒五色朱絃在廟肅然其音云所著有春秋集義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編修蘇公伯衡

字平仲文定公轍裔孫長子暹知婺州遂家焉仕
洪武爲國子學正擢翰林院編修

少警敏絶倫誦讀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于文詞洪武
丙子選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發策
試士皆天下國家大務品第精覈多士翕服著空同
子瞽說四十首學者皆傳誦之教胄子者五年以近
臣薦擢爲翰林編修以瞶疾辭去於是司業宋濂率
六館之士祖餞于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
傳之資治通鑑尚闕宋元公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

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公謝曰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靜坐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接對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游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

洪武十年宋濂歸老入謝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博學篤行爲文辭蔚贍有法要不可以徵疾廢上許而徵之至京入見上屬目欲用之辭以舊疾賜衣鈔遣歸二十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歸後起教授處州以表箋忤旨坐罪卒於獄士論惜之

公嚅嚌宋學析義如蠶絲攻是非如白黑宋學士稱其文體裁嚴毖姿態横逸如春陽被物根葉條卉小大圓徧各隨其物而暢之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知變者萬萬也文集六卷其論文曰尉遲楚學爲文問空同子曰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無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于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一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

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搆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盪

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平林如邃谷何也曰淡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大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驟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廻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

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于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之所載丘明高赤之所傳孟荀莊老之徒之所著朝焉夕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于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

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于文倜焉無難能者矣

司直郎汪公仲魯

初名叡以字行號一貞婺源人洪武中官至左春坊左司直郎卒年七十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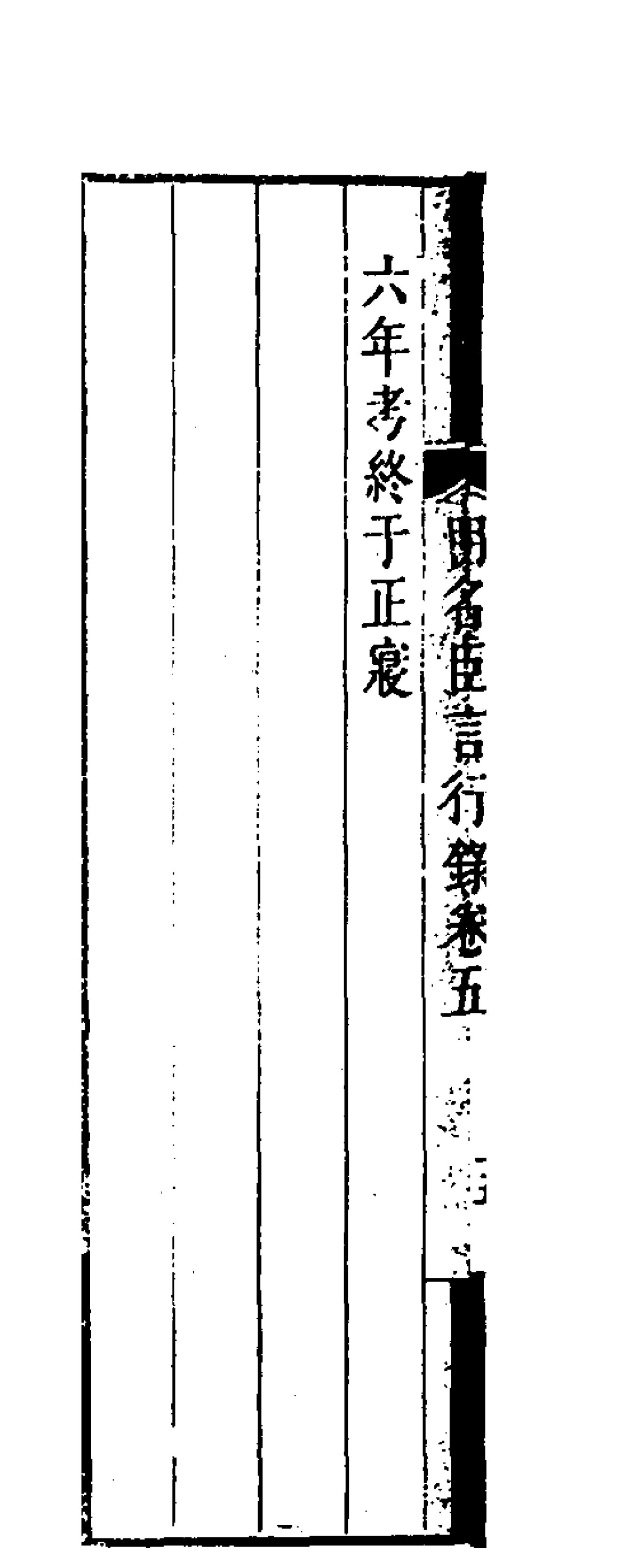
從其鄉先輩倪士毅鄭玉朱升切磋學問元季與弟同集義旅守徽舉授休寧尹攝知婺源州事旣歸太祖授安慶稅令尋以肺疾辭還身雖臥病激勵其鄉里子弟爲學州縣屢奉朝命存問洪武十七年復以明經辟至上召諸儒講論仲魯說西伯戡黎稱旨賜仲魯誥曰朕求人輔嗣人不易得葢非行無以取信非言無以達意善言不迫乃聽而不厭善行不虧乃

近而不狎苟非備美曷稱厥官兹特授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爾其輸忠効誠小諷大戒若積贇以期山如導流而入海無有所隱斯之爲善時受顧問俾翊贊儲皇上亦日召侍講與朱善劉三吾並稱三老特賜朝房御製諸詩命續和並稱旨諸近臣僚亦皆推讓

公敦靜倜儻不妄言笑見罪因有以春夏死者輒涕泣請決以時上稱仲舜善人明年以喘嗽乞歸許之命其母辭秋則復來已與劉三吾並召賜坐上顧公曰朕素知爾爾無善惡皆在好愛孔子曰善者好之不

諮耆惡之能無間耶朕許爾歸秋則復來今復思之且無煩動老人光陰寧可必也然朕觀爾鬱然龎眉益壽徵矣今誠劇喘人晚得此疾往往壽考爾善自愛朕復戒爾近侍之臣予告還鄉郡邑官長來見當閉門以絕否則筆之于東俾僮僕輩示之若曰仲督幸蒙聖恩賜告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恆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公叩首謝曰陛下全臣晚節愛臣甚矣敢矢無斁明日辭朝都門送車塡溢人以為榮觀公信道甚篤氣和而莊

文章演博古雅悉軌于正義所著有語溪集又十有



六年考終于正寢

禮部侍郎曾公棨

字得之江西新淦人洪武初召纂修元史官至禮部侍郎

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稍長取三史日記之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家藏子集數百家各擬其菁華條書纍纍不憚道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誦讀達旦發爲詞章麗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然猶謂未要于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年十九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居臨川其著書滿

家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若將終身焉

元季天下大亂州縣驛騷公召里中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禍福衆拱聽無敢犯者人號曰君子鄉

洪武初詔纂修元史遣使者起於家賛決功爲最多書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以衆請堅留禮家故糾結難議羣言沸騰公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是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

之各心醉而去

二年十二月選入儀曹爲祠部主事當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覩之外則裴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年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安在使者頓首謝易乃已安南來貢主客已受章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乃國王陳叔明也公曰前王陳日煃爾今驟易名者何自尚書詰之使者不敢隱遂得其篡奪狀故託修貢以覘之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其貢不受

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對曰不過

主事耳即日超六階拜侍郎倭夷入寇戎將毋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大悅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有咏歌公獨撰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獨奇其文曰此曾棨作也援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可驟至哉無何以疾乞骸骨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

即趣筆爲書戒之壬辰次石政淵遂斂衽而逝

公蓄德熙和不見忿戾之色退然若不勝衣孝友甚備喜周人急四方賓客至門倒屣迎之無倦容其從仕精白一心知無不爲凡典禮制度必經公損益而後定所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藁辨誤藏于家嚴陵徐尊生有言曰京師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指宋濂與公也公讀書之室扁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得年五十有四

鄒緝書歐公外集後云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敬士而好文尤好蓄古文奇書聞人有異

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資之多寡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外集如以爲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外集茲板本大字上下邊幅最高潤曾公皆手自校讐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有吉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滿其邊幅以爲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沒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書故繼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而全之

爲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爲難得因取而備錄之

翰林學士朱公升

字允升休寧人元池州學正入國朝官至翰林學

士

幼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淺器之至正癸未偕

趙汸從黃楚望講道明年歸作經書旁註是秋登鄉

試内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學正因歲入needed于他

學官吏蠹食既至會計出入盡去宿弊以身立教士

皆興起秩滿南歸蘄黃之兵已至徽矣避兵奔竄往

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明兵下徽被吉召見

上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嘉其朴遂參

啓議尋辭歸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

吳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上親製誥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爲耆哲之英無何陞爲本院學士特免朝謁以優禮之七月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視上親擊石磬命公識五音誤以宮音爲徵音上不懌賴熊鼎解之得止

洪武元年二月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對曰人之精魄上通于天此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游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益振古如茲矣

定宗廟時享之禮公與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焉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

三月辛未命儒臣修女誡又諭公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閫政由內出未有不爲禍本者卿等爲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爲

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公受命纂輯二年三月

戊戌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乃居梅花初

月樓上親灑宸翰以賜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爲楓林

先生所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

㫄註及書傳補輯諸書傳解行于世子同爲禮部侍

郎

公自幼爲學即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實用爲工上窮

道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

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㫄搜曲揆沿流泝源

謂濂洛既與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者

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眞知
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滨望于後人者
哉加以詞章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于
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
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
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于方冊者始
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註之文究極乎濂洛之
說熟玩乎其所已明而滨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
傳註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
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註而返斷裂其經文使之血

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
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
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
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

長史桂敬愍公彥良

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洪武六年徵

授太子正字仕至晉府長史南都追謚敬裕

元仕平江路教授罷歸張士誠方谷珍禮聘皆不就

洪武六年徵天下儒士浙江叅政徐本首舉以應將待

詔公車不下數千公以白衣奏對稱旨除皇太子正

字授承事郎侍講上出御製詩文示近侍之臣彥良

誦聲琅然左右皆愕眙顧上獨喜以爲誠上選給事

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殿多恃寵不自修飭欲

擇人以爲師以命彥良及修譔孔克表各賜金三十

雨曰昔許魯齋教弟子多爲宰輔卿其勉之

上嘗問治于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乎正心正心之要不過懲忿窒慾而已上善其言

一日上問曰元政寬弛遂致大亂朕矯之以嚴有犯必誅頑法數行數犯奈何對曰德則逸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喜曰此吾心也

嘗從登內城上從容問曰朕比來好惡當否對曰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當上曰善即揭其語便殿

七年有事于圜丘詞臣進祝文用予及我二字上譴之彥良對曰予小子履湯告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律今未足罪也上稱善久之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上賜墨吏死彥良力諫如律不聽復進曰三尺法當與天下守之上領焉因使讞三府疑獄得原者若干人

他日侍上問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謂之曰今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公頓首主臣臣何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足取殆不如卿已還晉王府長史居久之致仕條太平治要十二策以

上一日法天道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君奉天而統六合當仰法於天明並日月恩如雨露威並雷霆信如四時蓋百職效勞而庶務自理也苟身兼庶獄庶愼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矣夫天道好生聖人法之亦好生好生之德洽于人心故人皆化于善而不罹于法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法天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膏腴之地今荒蕪日久陛下幸加惠下令令諸郡屯種而懇闢未廣臣以爲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募民往耕願應者資以物力寬其繇令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

屯耕盡中州荒閑之田無不農桑數年之後民物殷富財恆足矣三曰順人心言當順其欲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乃天生聖人文武仁義之德莫不具備惟萬幾日感意念橫生如重翳之蔽白日得養者或鮮矣故雖大臣必兢兢戒謹加存省審察之功節其慾懲其忿怒俾清明在躬則猶靑天白日重昏擴然志氣如神必得其壽此養之之道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所以曆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其民不專之于刑罰故民遂其生養太和薰洽而天命從佑饗也秦隋則不然仁義不施專肆苛刻力役不休乃

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矣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惟
陛下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六開經
筵言宜延擇老臣名儒日講經書以資啓助七精選
舉言官得其人則庶務理而萬民樂選舉之際誠重
誠慎六部十三省布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忽然而
用又忽然而輕廢者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
者然後以任毋苟備官其提刑按察及知府固難周
知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以充知
州知縣與民最親令按察使及知府歲貢廉勤淳厚
之賢不限以已仕未仕而慎其賞罰則人皆悉心求

賢而野無遺才矣其新進人士且當試以佐貳之職而隨加甄擢八愼刑罰致欽恤民命之意九敦教化言今大興學校廣生員所爲教者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宜亦可驟用長天下奔競之心十馭戎狄言守備爲先薄伐次之啓釁貪利如漢武秦隋焉斯下矣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北狄夔鹵當邊將練兵分屯防鎮伺釁而動蠻夷朝貢間有未順者獨當修文德以來之無勞勤兵十一蒐才俊言古之俊才或隱于屠釣或出于版築或出于亾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宜令有司博舉薦以聞十二廣諮訪

昔舜好問好察明目達聰故能以天下善爲己善而
雍和成化今萬化統並正邇覵遐聽之時宜令常朝
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官入覲之時令敷
奏以言覩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吏治許令諸人
陳闕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
治務者居之而詳擇其中上頗采用焉二十年十一
月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太守魏公觀

字杞山蒲圻人

幼讀書蒲首山中勤苦弗輟性喜吟咏觸物感興陶寫自如乃搆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薦於朝辭弗就國初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助教浙江提刑僉事

吳元年改兩淮運使入爲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禕侍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公曰太宗雖才兼文武

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
高祖爲優上曰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
怨封其子爲戛羹侯怨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
爲湯沐邑度亦未弘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
馭羣臣各爲巳用大業巳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太宗
爲優也洪武初建大本堂命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
晉諸王經公以詩紀之
二年甲戌甘露降於乾清宮上問災祥公曰帝王恩及
于物順於人則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懽豫底
于清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十一月冬暖如春上召

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覩內苑錫燕紫閣御製序
文賜之
三年正月轉太常卿改定太廟祀文稱孝子皇帝臣凡
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爲令是月陞侍講學士十
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公爲國子祭酒宋濂爲
司業四年廷試進士公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偰爲
讀卷官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始得人
最盛而伯宗卒爲名臣
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知龍南縣濂知安遠
縣行未至任卽召還以爲禮部主事賜燕奉天門喜

日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

五年三月上念姑蘇為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荼毒罔有寧宇廷臣咸薦公有治才乃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敬老恤民大建學舍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彝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林文友皆九十餘延為上賓壽誼還崑山親餞諸郊再拜送之禮教興洽課績最天下 陞四川行省參政父老上疏

乞留仍守本郡
七年公以舊治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
以壯士觀以貲民利御史張度誣其輿既滅之基遂
與高啓俱獲罪上悔之命所在致祭皇太子諸王哀
賻有加乃歸瘞于蒲圻燈窩山

副使經歷熊公鼎

字伯頴江西臨川人元末鄉薦入國朝官至衛經歷

方正有節操元季爲山長玄端深衣據席說經課諸生學不廢亂益熾贛郡帥延公問守禦方畧公悉意經畫而一主於救民及寧河王鄧愈帥師下江西聞公賢下令徧求之公起詣軍門揖見王王致之帳中日夜咨訪一軍皆歡以爲主將得軍師也上幸豫章召見慰勞

吳元年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注時上

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
上擊磬命升辯五音升對忤旨上大怒欲寘諸法公
從容論解之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辯宮徵何耶對
曰石音難辯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
繇和公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
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
出謝曰非君幾殆矣
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所上茶稅失實時新行赦上
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諫不聽御史

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公與給事中尹正進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率五石致一石民甚苦之公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遽困之農作方興僕僕道路苟一年失耕害不淺矣上悅卽詔罷之

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擢浙按察僉事台溫方氏竊據以來人道乖戾公按其豪猾六百戶悉屛之遠方平陽州吏目貪坐罪首州守與佐並相構爲姦遣公訊

而州民數百遮使者爭知州鎰無罪時方重故出之法公進民再詢辭不變則歎曰法以誅有罪也吾豈可身畏譴而戮無罪人乎具以情白上釋鎰不問寧海悍民陳德仲以憾支解黎巽巽妻屢訴無爲白之者一日覽其牒滋疑忽有青蛙立案上曰蛙無黎巽乎果巽則止勿動吾復爾寃蛙果如言明日逮陳訊得實誅之凡事未使者皆爲奏改兩郡民滙然如更生始兩郡旱既至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立按察使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上曰無如熊鼎矣改治濟南州縣官多失廉平陰跡數十輩悉如法

論罷之六郡肅清陞其省副使

三年封建諸王驛召拜晉王傅坐免尋召除晉王府參軍以尚書授王宋學士濂薦公於書最深詔爲皇太子說書明年上御文華殿召公問自秦漢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公謝未考遂命之蘇州按獄還復問如前公復謝未考收刑部主事奪參軍所受俸

八年授岐寧衛經歷公上言西涼岐寧本漢唐內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中書威重以劫服其他種令急之必席捲遁雖得地而無民緩之則羽翼成而跋扈難制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而以良

將參守之便上喜曰人謂熊鼎迂不迂也徵還次西涼爲朶兒只把所賊而卒上感悼遣使弔祠焉

訓導葉忠愍公居昇

名伯巨以字行浙江寧海人洪武中爲山西平遥

訓導

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于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説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公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

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公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

二事易見而爲患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于上臣困于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主無事則易驕佚有

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
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問吾骨肉詔逮
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者有鄭士利是
年考校天下錢穀冊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署字有
名者皆逮御史獄獄數百人自尚書以至守令署印
者皆坐抵欺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謫戍邊丞相御
史大夫莫敢諫士利爲書數千言詣闕上言凡數事
而于空印爲詳旣奏上亦怒輸作之終身卒役空印
者

太守方公克勤

字去矜號愚菴浙寧海人仕濟寧太守

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會元季方國珍爲亂江浙行中書檄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公詣金剛奴謂曰民討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于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于此遂隱山谷中採食松柏不返

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

北至官首爲書一下通縣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卽有不平聽詣府自言禁隸卒呵問引耆耋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聘賢者爲師廟祉各立學學凡數百區撤浮屠氏或新或葺所在煥然學子繫籍者至千人

始有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闋三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公奏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並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詠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

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毓役公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

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寧道出郡境公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

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公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即日詔罷役先是不雨

公祖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鄰境蝗公聞卽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庶獄繆轕日省錄無久淹或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

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公言之朝蠲其耗

府召州縣官吏不使皂隸為半印信符半自藏之復行其法于封內一以信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千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祠壇壝器服咸飭無所闕修驛傳于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于農隙為之民不知勞冬寒河水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

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搆石為牐

而時蓄洩之魯橋棗林二牐歷歲久壞石塡河中舟
道難之役牐丁纍壞石治灰而甓之郡故以葦困峙
糧火屢爲灾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
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
大將軍梓副將軍文忠征燕過郡士馬十萬駐次稍久
要官勢吏爭索芻糧公依序酬應一軍稱能永嘉侯
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
浚河以軍法申督公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
起數尺而去
公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爭化久

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杻械懸韋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奬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程貢所搆誣詔楊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粢葦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年五十一蘇伯衡謚之曰貞惠

公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儉素一布袍數十

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兖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歸鴈侑書力却去而於人最厚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公佯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朱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州判錢公唐

字惟明象山縣人

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稱旨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公上言孔子百王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祀孔子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上以孟子以事君寇仇等語嫌之欲節畧其書并議廢配饗令有諫者死且命金吾射之公極言不可坦胸受射曰臣得爲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射時已撤主矣復之

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陛立而對或謂公草野不知君臣禮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卽命撤圖乞致仕不允尋以顥直諭判壽州

知縣道公同

字[illegible]河間人其先韃靼族洪武三年以才舉太

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

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需求百出

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公至視民如子堅執

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由是民賴以安權要惡

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公公不為懼

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

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公廉問得實捕其首惡

械繫通衢以令衆諸豪詣亮祖求觧亮祖召公勞以

酒食徐爲言之公厲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
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
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有富民羅氏納女于亮祖
其兄弟因恃勢凌人公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復以
他事詒公公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
公抗訕先聞上方委亮祖兵事又淡思梗者即命使
取公首級適公奏亦至上始悟以其職卑而直言大
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二使同日繼至公已先死
邑民悼惜之上亦悔亮祖竟用是得罪至杖死公性
峭直器宇魁岸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

徐本雅重公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道卒語公釋之公曰徐公亦效永嘉侯耶笞之乃已公死後縣吏有奉其主于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或以爲神云

典史青惠烈公文勝

字質夫夔州大寧人仕爲龍陽典史

公勤軫民疾苦龍陽故濱洞庭歲罹水患賦額繁重年徵三萬七千有奇積逋數十萬難于催蔽者相踵公至歲大祲無以輸供億疏入以身請不報再疏再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生死等耳明主可以赤心悟也乃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于鼓下高皇帝矜其爲民殺身詔寛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以爲額邑人貌祠之扁曰惠烈年三十三子孫貧困不能歸因家焉其後曰孟宗者爲舉人凡列名學宮者皆其後

也萬曆中勅本縣建祠仍謚惠烈

大理寺卿李公仕魯

字宗孔濮州人洪武初以薦召至京歷官大理寺卿

幼穎敏勤於問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該博淵沉益切尚友之志聞婺人朱公遷得嫏翁朱子之傳千里負笈從之一見深相合稍精探究盡得其所學而歸元末大亂隱居不出然所在聲望奕奕高皇龍潛時已識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有能傳朱學者所在以聞有司乃舉仕魯應召乘傳至京上一見喜之曰吾求子久矣何相見之晚對曰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臣逢

掖下士溺于章句不能左鞭右弭馳驅中原冀禮典樂成之會以文事進身故意有所待耳上曰文武初無異道俎豆軍旅豈截然兩途且朕方收攬才士以佐太平乃以文武擇乎遂除黃州府同知公曰臣所夙願惟欲朝夕陛前備顧問以行所學上曰姑以民事試子耳乃奉詔抵任風裁整峻政理寬和乘亂後加意撫循民之瘡殘者卹之吏之蠹者斥之期年後刑清訟簡民以大和以治行卓異聞于朝召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不撓時有僧金碧峰者應對稱旨求為僧建職司授官許之公曰陛下建極之初

意所祈嚮即爲後世子孫天下臣民之標表柰何不崇聖學而信外道乎懇疏至三十章上堅不從涕泣叩頭曰陛下旣深信其道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願還陛下笏放歸田里上震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終